



【张楚廷教育文集】③

漫漫人生路：教育与我

张楚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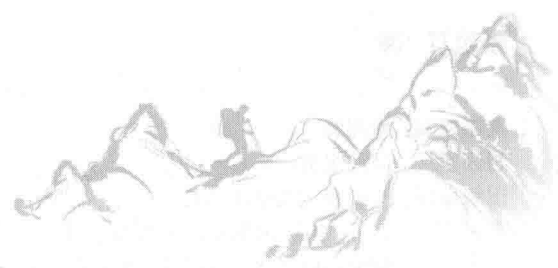
MANMAN RENSHENG LU JIAOYU YU WO

人生路，很漫长，不懈怠，多匆忙，时不待，似水滴，脚步实，思可狂。
一輩子，论短长，左也思，右也想，天下事，心中装，先祖托，最难忘。
下輩子，又一趟，再提笔，写新章，高声唱，奏文响，随父母，仍姓张。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张楚廷教育文集】③

漫漫人生路：教育与我

MANMAN RENSHENG LU JIAOYU YU WO

张楚廷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漫人生路：教育与我 / 张楚廷著. —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8

(张楚廷教育文集)

ISBN 978-7-5621-8864-3

I. ①漫… II. ①张… III. ①高等教育-文集 IV.
①G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4204 号

【张楚廷教育文集】③⑤

漫漫人生路：教育与我

张楚廷 著

责任编辑：张燕妮

封面设计：尚品视觉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邮编：400715 市场营销部电话：023-68868624

<http://www.xscb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印 张：17

字 数：307 千字

版 次：2018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9 月 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5621-8864-3

定 价：49.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出版社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我的教育文集已出版了二十卷，其中包含了五十多本著作，每卷都不止一本著作，故篇幅都比较大。从第二十一卷起，将不再搞那种大部头了，不必太沉了。

第二十一卷之后的各卷将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那里有我的好朋友靳玉乐，又有出版社的各位领导以及责任编辑的支持。

在这个总序里，恐怕不宜一卷一卷地介绍了，我就做一点概括的举例式的说明吧。

第二十一卷的书名是《思想的流淌》。就这个书名，我曾与周成名教授讨论过。当初，曾取名《流淌着的思想》，他说这个名字长了点，于是我就改为《思想的流淌》。他又说，就叫作《流淌》吧，但我觉得这更像是一本文学著作的书名。

顾名思义，《思想的流淌》写的是思想，主要是我本人的思想，又主要是教育思想。由于一辈子从事教育，我的思想很难离开教育背景，何况，这个背景也足够宽广，不是一泻千里、笔直流下来的，而是弯弯曲曲、波浪起伏的。

读过我的电子稿的学者说，这是一部思想传记。但我没打算写传记，即使是思想传记也不会去写。我的《思想的流淌》并不是按时间顺序顺水而下的。

辛继湘博士在读完了此书的电子稿后，说书中有三千四百零九个“人”字，还有数以千计的问号。她从统计的角度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这本书是写人的，不仅仅是写我一个人；第二，学问是由问题引出的，众多的问题被发现、被提出，又被做某种阐述和回答，这就是学问，就可构成一本相关的著作。

不只是这一本书，我的著作很多研究生都读过，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每一本都通篇见人。至于我自己，是情不自禁地一直写着人。我相信，谁也不可能把“人是什么”完全写清楚。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没有终极答案的题目。但是，似乎如此渺茫的课题，却总是有人做着，不指望找到终极答案，却准备永远地做下去。其中，或许有人，特别是某些哲学家很可能认为自己找到了最终答案。这是哲学家们的性格，他们相信终极的结论就在他们笔下。

我的著作或多或少都有哲思，但称得上哲学的共有十本。除了《课程与教学哲学》《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学通论》这四本是以教育为背景外，另有《哲学是什么》《哲学原理》《人哲学》《人是美的存在》《人论》《论我》等六本。

尽管有人称我为哲学家，但我真的认为自己的哲学还没有做到“家”，我还不是哲学家。因而，我也不可能像某些哲学家那样认为自己已经把人的问题全都说清楚了。我只是一个在这一永恒题目面前将永远走下去的人之一。

《人是美的存在》是我多年想写的一个题目，现在总算如愿了。可惜，我的美学修养还不够，也就还不足以把这个题目写好，只能是尽我所能吧。

《人论》是近几年来一直酝酿着的题目，也可以说是我最想写的一本书，现在终于也写成了。

从某个角度看，我的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中国学者写过的，我也写，当然我力求写得不同；第二类是外国学者写过的，作为中国学术工作者，我想站在更高处做同类学问；第三种情形是中外学者都没写过的，我也写了一点，例如课程哲学。对于第二类，如高等教育哲学，我已经做得比美国学者更深入了，而在中国尚无其他人做。

如果以已出版的著作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位学者是否在一个学科领域里有过研究的话，那么，我在八个领域里活动过、研究过。这八个领域分别是数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哲学、文学、体育学、高等教育学。我的诗集已出版了四本，至少还会出几本，这大概属于文学吧。我的著作《体育与人》属于体育学，涉及广泛的体育项目以及运动员等。

在各卷之中，都会有前言或序，分别做更具体的介绍，这里仅仅是概括地叙述一下。

我不能不再三地感谢给了我许多帮助的曾力平、柏才丽。他们大大加速了出版的进程，节省了我的时间和精力，让我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写作。

还要感谢我的家人。

在这些著作出版时，我尤其怀念我的父母，怀念他们无限的恩惠，我亦谨以这些著作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在我的《漫漫人生路——教育与我》以及其他篇章中，都叙述过这方面的一些往事。

从父母到我们的先祖，再到我们的民族，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生命中。我向他们鞠躬、叩头、跪拜，用我的无限虔诚与奋发努力来感恩上天和大地。

不少研究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帮助过我，如校对之类。恕我不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了。还有众多的学界好友给过我鼓励和帮助。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人在我心间，故我在人间。”这一信条，是我全部生活之所依，当然也构成我读书、教书、写书的动力源泉。

张楚廷

2014年11月5日

前言

我把这本书命名为《漫漫人生路——教育与我》，实际上也就是我的教育人生之路。虽然我的一生尚未结束，但已经注定了我这一生是在教育之中的。因此，我的人生即教育人生。

从上小学起，我就没有走出过校门。虽多次去过农村、工厂，但从完全离开学校这个意义上讲，那仍不是走出了校门。1986年，如果不是那一份清醒，我可能已经走上了仕途。不过，我深信，即使在仕途上走了一段，最终也还是会回到“仕途”上来的。我好像意识到，我终究是一位读书人、教书人、学问人。

写这本书，绝非是想写一部自传，我不想写成自传。写人生与写自传，我想是很不相同的，在写作上，我完全不计时间顺序，不会先写前天再写昨天，不会写成流水账的。仍然是已有的那种风格，想到哪里，写到哪里。连写作提纲也没有，最多想到这一节之后的两节，到了写的时候，可能又变了，或者想法变了，或者是加进新的题目。自自然然就好了。

原计划可能要有四十万字来承载我的人生。一动笔就觉得不必了。为什么一定要四十万，二十几万字不就可以了么？把大线条勾勒出来，不就够了吗？

写到这里，我已觉得差不多了。于是回头来加了一个前言。在很多情况下，我的前言即后语。

我曾写过《思想的流淌》一书，那似一本思想传记。但我也绝不是按传记写的，只是纯粹叙说自己的思想流程。这本《漫漫人生路——教育与我》写的不纯粹是思想流程，而是将更多的人生经历写进去了。所以，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本书，虽然在思想脉络上不会有什么天翻地覆。

写完这一部之后本想不再写了，至少停下来再休整一下吧。可是，在这一部快结尾的时候，下一部的题目和内容冒出来了，初步拟名为《怎样变得更智慧》。这个题目的最后拟定，也跟曾力平进行过讨论。我关心这个题目不是偶然的，只是时机未到。现在，似乎时机已来了。真的还难以预料我写作的终点在哪里。

在这个前言里，我要感谢许多人，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我从不用电脑写作，许多年前，我投稿给报刊或者出版社时，寄手稿去没问题；如今不行了，都要电子稿。但我还是想跟现代化保持距离，包括不用电脑写作，故仍然是手写。

输入怎么办呢？早已逾千万字的稿子了，基本上是小柏，柏才丽，是她帮我输入的。这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必须感谢，确实也一直心存感激。我要与现代化保持足够的距离，但得有人帮我来保持，这许多人之中，我以柏才丽为代表提及，其余在这里均致以我无名的敬意了。

写于2017年10月15日

目 录

教育与我	/ 001
学前与童年	/ 003
崇德小学	/ 006
武昌	/ 009
父亲的自言自语	/ 012
母亲离世	/ 015
逃难	/ 018
十岁那年	/ 021
并非宿命论	/ 024
乡音不改	/ 027
汉阳中学	/ 030
从武汉三中走来	/ 033
南下求学	/ 036
那些师长	/ 040
自学了哪些	/ 043
恩师李盛华	/ 047
在平江的日子	/ 052
古丈之旅	/ 055
忆东广寨	/ 058
在计算所	/ 061
历史的偶然	/ 064
开初两件事	/ 068
千方百计	/ 071
关键的选择	/ 073

能有朋友吗	/ 077
做了哪些学问	/ 080
体育与人	/ 084
党校故事	/ 087
请来国手	/ 092
那个十八年	/ 096
去行政化问题	/ 099
当初的百名博士	/ 103
谁管读书人	/ 106
几顶帽子	/ 109
三顾茅庐	/ 113
流动合理	/ 117
“211 工程”	/ 120
韦穗	/ 123
守护平民身	/ 126
院系设置	/ 129
格格不入	/ 132
五子登科	/ 136
后来的“帽子”	/ 140
被要求者	/ 143
身外和身内	/ 146
有失落感吗	/ 150
我信奉的主义	/ 153
自由主义问题	/ 157
个人主义问题	/ 160
我的主义	/ 164
哲学路上	/ 167
主客观问题	/ 171
反映论批判	/ 174
时空无限吗	/ 178
大学是什么	/ 181
阐释论	/ 184
人学	/ 188

选择的意义	/ 191
人生的第一要义	/ 195
还是那样	/ 198
政界的朋友	/ 202
关联与独立同在	/ 205
是一种幸运吗	/ 208
关于“涉外”	/ 212
天才问题	/ 220
舞台在哪里	/ 223
我的写作	/ 226
我的学生	/ 229
“三化”问题	/ 232
关于异己	/ 235
终点在何方	/ 238
我的朋友	/ 241
我的父母	/ 244
我的兄弟姐妹	/ 247
我的妻儿	/ 250
我的家乡	/ 254
自述	/ 257

教育与我

如今的人，都与教育有关，直接或间接，只是形式不同，程度不同，对教育的感受也不同。

有的人教育着，有的人被教育着；有的人时而这样，时而那样；有的人在同一时期兼而有之，既教育着，又被教育着；自觉不自觉地都如此。

听人说，还有胎教，在娘肚子里就接受教育了。对于这一点，我不太清楚，究竟有没有？

人出生之后就开始受教育了，以不同的方式受教育。从此，教育伴随着人的一生。

个体的人，群体的人，都如此。人类自始至终与教育相伴；教育与人类相伴，并且随人类的发展而发展。人类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教育也促进了人类的发展，人创造了教育，教育也创造人。对于个体的人而言，其发展亦与教育如影相随。

人类最早的活动有两桩，一是觅食的活动，不觅食将饿死。没有吃的，还能做别的什么？另一桩就是教育活动。最起码的是父教子或母教子，教他们怎样活下去，怎样活得更好。

以上两桩，一桩是物质性的，一桩是精神性的。这也表明，物性与神性的活动最早就与人类同在。人类在物性和神性的领域有了越来越多的活动，在神性领域里，最早的便是教育，并且，从此人类将与教育永不分离。

人有许多的创造，神性方面的首创即教育。在人的无数创造中，最伟大的创造非教育莫属，教育不仅影响和决定着人类的精神领域，也深深影响着人类的物质活动。到今天，这种影响对物性活动也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对教育的这些意义能否充分意到，亦将影响其命运。

人类活动的种类越来越多，科学、文化、经济、政治、宗教、艺术、工业、农业、信息产业、军事、教育、体育、航海、旅游……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陆续出现。

最年轻的是信息产业活动，百年左右的历史。

近代工业，两三百年。

以牛顿时代为标志的科学，三四百年。

政党政治最早出现在英国，也不过两百年。

能在千年以上的，就是宗教、体育之类了。

万年以上的呢？农业有一万年了。艺术，以雕刻为例，四万年了。不是所有艺术形式都是同时出现的，音乐就相对较晚。我们的国粹京剧，最早出现在道光年间，至今不到两百年。民间很喜爱的黄梅戏也是两百年左右的历史。

人类最早的活动还是经济与教育，人类历史有多久，它们就有多久。人类多久了？迄今的考古学证明，人类大约已有三百八十二万年。若有新的考古学发现，这个数字才可能改动。

恐龙的时代肯定没有人。恐龙大约在六千万年前灭绝了，因而，六千万年前肯定还没有人。许许多多的生命比人类出现得早。鸟类的历史至少有一亿五千万年了。相比而言，人类确实很年轻。明白这一点，人类就会更加懂得尊重别生命。

人类得天独厚，拥有了意识，拥有了高级神经活动，从而成为所有生命中的最智慧者。但人类不能因此而傲慢地对待其他生命。人类的生命之源很可能就与其他生命存在密切相关。

人类的晚到，与人类的高度的智慧，这两件事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因而，也可以说，人类是十分艰难地来到这个世界的，它拥有了更多，责任也应当更多；它不应只是享有，更不能掠夺；还应当有付出，应当平等地对待其他生命，甚至保护它们，维护它们生存的环境，还要保护我们的地球。

人类懂得这一切，明白这一切，亦必要依靠教育。人类必须明白这一切，因而，也需有教育。

我的一生当然与教育都紧密相连，但是，我想，每个人与之相连都会有各自的特点，我也不例外，我与教育的关联亦有其特殊之处。让我想起可以把这种关联发生和演变的情况做一番追忆，正因为对这种特殊已有一些感悟。

学前与童年

从父母那里得知，我出生在丙子年腊月二十一。阳历肯定跨到了1937年。我自作主张，顺延一个月，把生日定在了1937年1月21日。我现在的身份证上写的就是这个日子。早几年看到万年历，阴历腊月二十一对应的阳历是次年的2月2日。但我并未再改回来，相差不是很大，影响也不大。

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那时，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同在印尼的一位华侨，因为无后，就想从这个多子女的家庭里把我买去。但我母亲坚决不同意，再多的钱也不要，养儿再辛苦，也不把儿子卖掉。于是，1937年晚些时候，父母回国时，我自然跟着回来了。

我的父母是天门人，老家在天门乾驿。为什么回国时回到的是沔阳呢？我不太清楚，如今，我的儿子在填写籍贯时，写的都是天门。

我既有资格说我是天门人，因为祖籍在天门；又有资格说我是沔阳人，因为我不到一岁就生活在沔阳。许多沔阳老乡把我视为同乡，许多天门同乡又视我为老乡。于是，我常说我是生长在天沔大地。

沔阳现在被称为仙桃，但我从不说自己是仙桃人。仙桃曾经只是沔阳的一个小镇。我这样的家乡人海内外很多，绝对多数的人不称自己是仙桃人，而是沔阳人。当年的洪湖也属于沔阳。“湖北沔阳州，十年九不收，收了狗都不吃糯米粥。”这是流传在我家乡的话。现在变了，几乎十年十收了，但是鱼米之乡的那般自然环境，破坏得太厉害了。

当年，我们从沔阳回老家，是过陈湖，坐船去的。如今，这个美丽的湖已不见了。

再说我生活的那个小镇——长埫口。

儿时的记忆通常比较模糊，但形象的东西还是有印象的。记得最清楚的是，镇的周围都有水，我对名叫大洪、小洪的湖，印象很深。我们在大洪“打鼓球”（这是“游泳”一词的俗称）；小洪是家乡人的水源地。记得有一位黄姓的聋哑人帮我家从小洪挑水。下街还有一个连云潭，是端午节划船的较大的湖。

镇的北面是仁寿寺，南面是曹公寺，东面有天主堂，正街还有个福音堂，天主堂的神父骑自行车从仙桃来的时候，我们见到了都很稀奇，骑自行车走得真快。一个小镇的周围就有这么多的寺庙。此外，还有许多小小的土地庙。

用现在的话说，这个小镇就是饱含文化和满眼绿色。与此同时是市镇的繁荣，每天早上，小镇上熙熙攘攘，人群川流不息，类似农村的赶集，又胜似赶集。午后则恢复平静。每天如此，周而复始，没有间隔。当年，我不知道“小康”一词，如果知道，就会说：“那就是小康。”当然，其他地方怎样，天下怎样，我就全然不知了。

我相信，本地也会有相对贫穷的人。但在那个小镇上，仅凭我儿时的感受，则难以知晓。真正知晓什么叫贫穷，那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到了湘西古丈、泸溪之后。这种知晓，对于我一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对此，稍后再说吧。

由此，我似乎能看到宗教的意义。那时的宗教少有权力的介入，信仰与否，都取决于百姓自己。然而，那种稳定，甚至是那样吉祥，我想都与宗教有关。福音堂、天主堂大概属于基督教、天主教。而仁寿寺、曹公寺，则属于佛教。

我清楚地记得，在租住的刘家，有两位老奶奶，每天晚上她们都念佛经。

有一点，也是我不太清楚的。我母亲在沔阳长埡口这个小镇上生活了近二十年，我父亲更是生活了四十多年，他们却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建房，也没有买房。应当不是缺钱。是没有长期在这里住下去的打算吗？已有这么长的时间了，还要多长？

我记得，最初是租刘合顺家的房，这就是前面提到两位老奶奶时说到的刘家。这是在中街。

后来，是在上街租用胡全记家的房子。胡家有四兄弟，都各有自己的房子了，尚有余屋可出租。我父母就租用了胡家的房子。至于到了那个大动荡时期，我父亲就面临无房可租的情景了，也日益贫穷。于是就盖了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小草屋，一头摆一张床，一头就是煮饭的小灶。1969年，我回家看到父亲的这般情景，泪流不止。我就在父亲那张床上住了一夜，在那个小小灶的旁边吃了一顿饭，根本就无饭桌可言。

当然，那一次，我也看到了家乡的绿原清水消失了，四周的寺庙消失

了，熙熙攘攘的街道已是一片萧条。当时，我虽已过而立之年，看到这样的事实，我也无法做出恰当的解释。不过有一点是想到了的，这种巨大的变化不只发生在我的家乡。

住胡全记家之初，我和弟弟都还未上学。镇上集市开始得早，我们也起得早。那时候的说法是：早睡早起身体好。我和弟弟早上起来后，就坐在屋前的台阶上，时而望着街上的人，时而揉揉眼睛，还是朦朦胧胧的样子。

冬天穿着母亲亲手为我们做的棉袄，还有她亲手纳的鞋底做成的布鞋；有时，也穿哥哥们留下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虽然我家并不很穷，但大也都过着这样的日子。雨天有纸伞，但完全没有套鞋之类，穿的就是木屐。雨大了，木屐里外都是湿的。

夏天背着父母去打鼓球，四周有水，都可以打。有一次在大洪，我还不大会水，从浅水区突然走到深水区，超过了我的身高。不知怎么一回事，我竟浮起来了。从此，叫作学会了游泳。但只会“狗爬式”和半侧式。有一次，在汉阳读书，有横渡长江的活动，我冒冒失失报名参加了。大约只游出了三四百米，就爬上了救生船。读大学渡湘江，湘江江面比长江窄了很多，同时，我也长大了一些，便没有问题了。但是，仍然还不会那些正规的姿势，什么蛙泳、自由泳都不会，能仰着，却并不真正会仰泳。

后来，为我的两个儿子，我请了一位教练教他们。这位教练姓黄，名字记不清了。他也是印尼归国的华侨，在体育学院工作。我们的关系还特别、特别的亲近。

崇德小学

崇德小学就设在福音堂内，由此，我猜想，那可能是一所教会学校。但它的四扇大窗上写的是“礼义廉耻”四个大字，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传统。

福音堂当街，且位于下街。福音堂一进门就是一个礼堂，做礼拜用的，大约能容纳六七十人吧。对于一个小镇，这已足够大了。它坐北朝南，隔壁一家人，男主人我们喊菊叔，王姓，女主人喊陈婶娘。他家以屠宰业为生。

王家，胡家，是长端口的大姓，姓张的就我们一家，称为小姓。王菊叔家有一男三女，男的叫星光，女的，老大叫载芝，老二叫培芝，老三叫友芝。培芝又叫克芳，是克字辈的。为什么我这样清楚呢？培芝正是我四哥的妻子。他们结婚时，花轿绕长端口转了一圈。这个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从礼堂再往后走就是我读书启蒙的崇德小学了。那四扇窗是木板做的，不是玻璃。每块板上一个大字，连起来正是“礼义廉耻”。往后的一辈子，这四个字都在我心中。这或许能说明早期教育的重要性，有些东西是起奠基作用的。当然还有后期坚守的问题，然而，又毕竟有值得坚守的东西存在着。

与“礼义廉耻”连在一起的是“忠孝仁爱”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不是从崇德小学得知的，在内容上可能构成了礼义廉耻的前提或依据。对于“忠”字，我想不是指忠君，至少我本人不这样理解。在我心中，是忠于自己的民族，忠于自己的国家。

附带，我想说明，在我看来，有四种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一是民族国家，比如，我们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国家；二是地域国家，比如，我们这片土地，长江黄河；三是文化国家，比如，以我们的中华文化为血脉的国家；最后是政治国家，与一定政权、一定朝代联系着的国家。

当然，这种理解已超出了当年我念小学时可能达到的水平。因而，只是顺带议论一下。

父母租住刘合顺家时，我还没上学。但有几件事很难忘。对面是一位